

岁月深处的歌声琴声

■向贤彪

红色记忆

革命岁月,不只有铁血征战的凛冽,亦有星火相伴的温暖。万里征途,红军指战员战胜千难万险,始终怀有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那些岁月深处的嘹亮歌声,那些与硝烟相伴的文艺演出,是红军坚定的信念、必胜的信心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真实写照。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于都河畔出发,踏上长征路。红军主力出发后,留守苏区的中央分局于1935年1月底召开会议,讨论突围事宜。

其时,春节即将来临,为了激发苏区军民的革命斗志,营造春节喜庆氛围,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决定组织中央工农剧社下属的“火星”“红旗”“战号”3个剧团,在中央分局驻地于都县黄麟乡井塘村举行文艺会演。

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精美的道具,简易的农家戏台上挂着红红的灯笼,插着鲜艳的红旗,在暮色里映出最热烈的一抹红。苏区的文艺工作者身穿洗得发白的军装,脚穿老乡们送来的草鞋,在舞台上载歌载舞、一展风采。表演节目丰富多彩,有歌舞、小话剧、快板书、乐器演奏等。一曲曲深情的歌声、一阵阵雷鸣

短笛新韵

光的萌芽

■顾中华

公元二十世纪的大幕
在天地间徐徐拉开
一轮血红的落日缓缓下坠
失去魂魄的紫禁城正在枯萎
黄色的琉璃瓦黯然失色
高大的宫墙围不住一方平静时光
近在咫尺的东交民巷
西方列强的军营如芒刺在背

曾经美丽的版图支离破碎
一纸《辛丑条约》沉重而屈辱
把天空压得倾斜
一个没落的王朝
像一个抱着长辫子的老人
步履蹒跚走进无梦的长夜

辽阔的舞台只剩下漆黑一片
窗外音嘈杂而久长
风声,雨声,笑声
哭喊声,玻璃的破碎声
交织在一起
枪声凌乱,找不到方向
空气中的不安像硝烟一样弥漫

军阀混战轮番登场
战火如浪潮一样
从南到北,从北向南
一次次席卷这片古老的土地
枯瘦的方言,衣衫褴褛的故乡
找不到战争的缝隙
跌落苦难的深渊
岁月的车轮陷入泥泞
谁来拯救那些期盼的目光

一张张青春的面孔从模糊到清晰
他们握紧拳头,点燃自己的手臂
高高举起生命的火炬
奔走呐喊
镰刀和铁锤交叉成为仰望的图腾
在一片荒芜中种植希望
他们的名字
在后人的口中获得永生

光还未破土而出
却正在萌发,一点点生长
地平线渐渐地分明起来
然后露出旗帜鲜红的一角
一轮崭新的旭日
在期待中,从黑夜中跳出

经历大革命风暴洗礼
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
正在变得坚强成熟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
他们从地上爬起来
揩干净身上的血迹
掩埋好战友的遗体
流过泪水的眼睛更加明亮
从失败中破译出胜利的密码
带领自己的工农革命武装
背负着希望
走向舞台的中央
步伐坚定而铿锵

般的欢呼声,在寂静的夜空久久回荡。

多年以后,火星剧团领队石联星仍然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撰文回忆说:“我们用红纸泡成水当胭脂,用木炭当眉笔,那时已是数九寒天,山风和小雨吹打着我们,但我们心中好像有团火在燃烧,兴奋得把什么样的冷都忘了。”

精彩的演出,不仅极大地鼓舞苏区军民的革命斗志,激发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的热情,还起到迷惑敌人的作用,使其未能准确判断留守红军的实力,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

这次会演,是留守红军向苏区人民的告别演出。会演结束之后,针对危急的局势,留守红军根据中共中央急电指示,分别从9个方向突围,分散开展游击战争,史称“九路突围”。在留守红军出发的路口,群众自发送行,军民挥泪告别。燃烧于红军将士心中的那团火,寒夜中给他们带来温暖,更成为他们前进的路标。

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城,获得长征以来首个长达10余天的休整期。中革军委和红军首长决定利用休整之机,组织一场庆祝胜利、鼓舞士气、宣传群众、扩大影响的军民联欢演出。

以松枝、火把、红布横幅搭建临时露天广场舞台,石灰、锅灰绘制布景,演出使用土布戏服、竹制乐器。舞台、道具简陋,但李伯钊、危拱之、黄镇、胡底、洪水等精心创作和演出的节目精彩纷呈。

活报戏剧类,有《打倒王家烈》,讽刺贵州军阀强征苛捐杂税、压榨百姓,吸引大量群众前来观看;有《亡国恨》《北上抗日》,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阴谋,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有《干人的心》,“干人”是贵州方言对穷人的称呼,讲述了底层百姓不甘忍受压迫剥削、积极投奔红军的故事。

合唱与歌舞类,有《红军歌》,宣传红军是工农的子弟、革命的武装,是帮助老百姓打天下的队伍;有《扩大红军歌》,宣传红军队伍人人平等、亲如兄弟,吸引广大青年踊跃参加红军;有《劝白军士兵投降歌》,宣传红军与白军的区别,劝导白军士兵擦亮眼睛、弃暗投明,加入红军队伍。

歌声,是克敌制胜的动员;舞步,是勇敢战斗的指引。军民联欢活动缓解了红军将士长途征战的疲劳,驱散了心中的阴霾。一双双澄澈明亮的双眸,充满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心,一双双拍得发红的手,凝聚起一往无前的力量。

同时,军民联欢扩大了红军的影响,青壮年积极报名参加军,广大群众倾力拥军支前。

其间,遵义会议在一座二层小楼召开。这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多年后,朱德同志写诗赞曰:“群

一口铁缸

■许伟锋

阎,见过土匪,没见过这样的兵。

李增祥轻轻拨开门门,站在门槛上,喊了一声:“进来吧,院里暖和,我给你们烧口水。”

小战士一听,连忙摆手,往后退了半步:“不麻烦了,老伯,我就在外头弄。”

李增祥笑了:“这娃,咋这么死心眼?快进来吧。”

“不行不行。”小战士脸涨得通红,声音也高了,“我们有纪律,不能随便进老乡的屋,更不能随便动老乡的锅。”

不管怎么劝,小战士就是不肯踏进院子一步。李增祥实在没办法,干脆自己端着家里盛满水的铁锅走到院墙外,架在了小战士刚搭起的火堆上。看着水慢慢沸腾,小战士却慌了,像是在做一件亏心事……

两天后,天蒙蒙亮,部队要开拔了。李增祥追出来,怀里抱着那口铁锅,硬往小战士怀里塞:“带上!路上烧水方便。”

小战士一听就急了:“老伯,这可不行,我们哪能要您的锅。”

“拿着吧,也没啥,一口破锅么。”李增祥笑呵呵地把锅往小战士怀里推。

“不行!”小战士把锅往外推,脸憋得通红,“这锅是你们的命根子,我们

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

1936年10月9日,红军总部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部队会师。此时,红二方面军仍在长征路上,但三大主力会合大势已成。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甘肃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

“一、二、四方面军的战友,终于汇聚一堂,往日的千山万水,阶级情深意长……”由张闻天、陆定一、危拱之创作的歌曲《团结地久天长》,讴歌了红军将士深厚的革命情谊和胜利会师的伟大意义。在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艰难可以摧残人的肉体,死亡可以夺走人的生命,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无数红军的鲜血染成的。歌声,是信念和忠诚的凝聚,更是团结奋斗、夺取新胜利的宣示。

肖华同志曾说,我们回首长征历史,不要忘记那枪声炮声,更不要忘记那歌声琴声。那些鼓舞军民斗志的演出,那些回荡在漫漫征途上的歌声,展现了人民军队最纯粹的信仰、最坚定的信心、最乐观的精神,激励我们不忘苦难辉煌、赓续红色血脉,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要是拿了,跟那些祸害百姓的队伍有啥区别?”

几番推来让去,小战士拗不过李增祥。最后,他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解下自己那个笨重的行军缸,又从贴胸的衣兜里摸出几枚磨得发亮的铜板,塞进李增祥手里:“老伯,这缸您留着。锅我们不能白要,铜板您一定收下,就算……就算我买了这口锅。”

说完,小战士抱起铁锅转身跟上队伍,很快就消失在黄土飞扬的小路尽头。

从那天起,这口铁缸就成了李家的宝贝。李增祥常对子孙念叨:“那时候我也不懂,这兵咋这么轴?一口锅而已。”后来他明白,这支队伍是穷人的队伍,和穷人心连着手。

2011年,李增祥的孙子把这口珍藏多年的铁缸捐给榜罗镇会议纪念馆。捐献那天,这位中年汉子红着眼圈说:“爷爷临终前交代,这口缸是个念想,要我们永远记得那名小战士。”

如今,铁缸静静地立在展柜里。馆外,榜罗镇的街道安宁祥和,学校里的读书声随风飘来。

我站在展柜前,想起那个没留下姓名的小战士。缸是空的,但里头装过的东西,90多年了依然闪光。

相当于绕地球3圈,“我这辈子,就想把这罐蜜酿得更纯粹些”。

我们结束采访离开时,他还在蜂场里忙。山峦层层叠叠,蜜蜂像一个个飞舞的音符,散落在野花园。夕阳照在他身上,那身影还带着兵的挺拔。

他大概觉得自己也是这样一只蜜蜂——从部队飞出来,飞进深山,飞过一季又一季的花期,只为把“甜蜜事业”酿进人生蜂箱。

不为别的,就为当年指着花丛时,心里许下的那个愿。

唱支山歌给党听

问 田篆刻

唱支山歌给党听

问 田篆刻

军旅点滴

戈壁滩上没有树。

这是我在新兵连时,班长经常说的一句话。那时候我不懂,只觉得这话说得绝对了些。后来下连,车在戈壁滩上颠簸了整整一天,窗外的景象从稀稀拉拉的骆驼刺变成一望无际的碎石和沙砾,我才明白班长没有骗人。这里的土地干裂得像苍老皴裂的手背,连很多耐旱的植物都难以扎根。我们的哨所就矗立在这片荒凉里。

第一次巡逻时,老班长走在最前面,我跟在队伍末尾。风刮过来的时候,我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那风里裹着沙子,打在脸上生疼。走了两个小时,视野里除了灰黄还是灰黄,连一只鸟都看不见。我突然想起家乡的春天,漫山遍野的油菜花,蜜蜂嗡嗡地飞,空气里都是甜腻腻的花粉味道。

“想家了?”老班长不知什么时候放慢了脚步,走到我身边。

我摇了摇头,但眼眶已经开始发酸。怎么能不想呢?才来一个星期,我已经把从家里带来的那包花生吃了大半。那是母亲硬塞进我行囊里的,用红色塑料袋裹了一层又一层:“你爱吃这个,带着路上吃。”我当时嫌麻烦,说部队什么都有。母亲不听,还是塞了进来。每次打开那个塑料袋,我仿佛都能闻到家里熟悉的味道,那是母亲炒菜时油烟的味道,是父亲坐在门口抽烟时烟丝的味道,是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开花时的味道。

母亲打来电话时,从来不问我苦不苦。她只问,吃了没,睡得好不好。我说都好,她就笑。有一次视频通话,母亲突然说:“儿子,你瘦了。”说完就背过身去,好一会儿才转回来,眼眶红红的。父亲在旁边打圆场:“瘦点好,精神。”可他的声音也是哑的。

有一次,父亲在工地上摔了一跤,膝盖肿得老高,愣是瞒了我一个多月。还是堂姐说漏了嘴,我才知道。我打电话询问,父亲在那头嘿嘿笑:“多大点事,你老爸结实着呢。”

这就是我们的“默契”。隔着几千公里,互相报喜不报忧。

春天来的时候,上级给哨所送了一批树苗,说是搞绿化试点。司务长把树苗领回来的时候,我们都围上去看。那些树苗蔫蔫的,根上裹着一团干巴巴的泥土。老班长二话没说,扛起铁锹就去挖坑,我们赶紧跟上。那天下午,哨所后面多了一片小小的“树林”——30棵白杨树苗,在风里摇摇晃晃地站着,像一群刚入伍的新兵。

我分到了3棵,负责浇水养护。戈壁滩的水比油贵,每天的洗漱用水都限量,可我每次都省下半盆水,小心翼翼地浇在树根周围。水渗进土里,几秒钟就没了踪影,土地依旧干裂。我还是天天浇,浇完就蹲在旁边看一会儿。

一天晚上站岗,月光很亮,把整个戈壁照得像一片银色的海。我巡逻时特意绕到后面去看那些树苗。月光下,它们的影子又细又长,枝干还是光秃秃的。可我总觉得,它们在偷偷地长。

给母亲打电话时,我说我们种树

戈壁滩上有棵树

■周 鹏

了。母亲很高兴:“好啊!等树长高了,你们就有伴儿了。”她问是什么树,我说是白杨。她又说:“白杨好啊,长得直,长得高,跟你们当兵的一样。”

可到了夏天,第一批树苗死了大半。戈壁滩的太阳太毒,地表温度超过60摄氏度,水浇下去没多久就蒸发干净。看着自己负责的3棵树苗渐渐枯黄,我的心里像堵了块石头。最后,只剩下老班长种的那棵树还活着。

有一天,我值完班回宿舍,路过那棵树时,忽然看见枝头上冒出一点新绿。就那么一点点,可在满目苍黄的戈壁滩上,那一点绿色亮得刺眼。

我站在那里,一下子湿了眼眶。它多像守在这里的我们,拼命地往深处扎根,拼命地为戈壁滩带来绿意。

那棵树长得不快,但每年都会蹿高一截,叶子也越来越密。去年夏天,我带着新兵巡逻回来,远远地就看见了那片绿色。新兵惊讶地说:“班长,这里居然有树!”

我说:“是啊,这里有一棵树。”

我没说的是,在茫茫戈壁,每一个哨所大概都有这样一棵树。它们在风沙里站着,在烈日下站着,在寒夜里站着。虽然扎根的地方荒凉贫瘠,可它们一直努力生长。

前不久跟母亲视频通话,她问我树怎么样了。我把手机举起来,让摄像头对着那棵白杨。母亲看了好一会儿,说:“长这么高了。跟你一样,壮实了。”

结束视频通话,我到树下坐了很久。风吹过来,树叶哗啦啦地响。那声音真好听,像是故乡田野里的白杨林在唱歌。

我想,等下次休假回家,要带一片树叶回去,放在父母的枕头边,告诉他们,这棵树在黄沙戈壁长得很好。



江山如画(中国画)

周典荣作